

呂氏春秋

新校正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24

4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

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

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

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於民

不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於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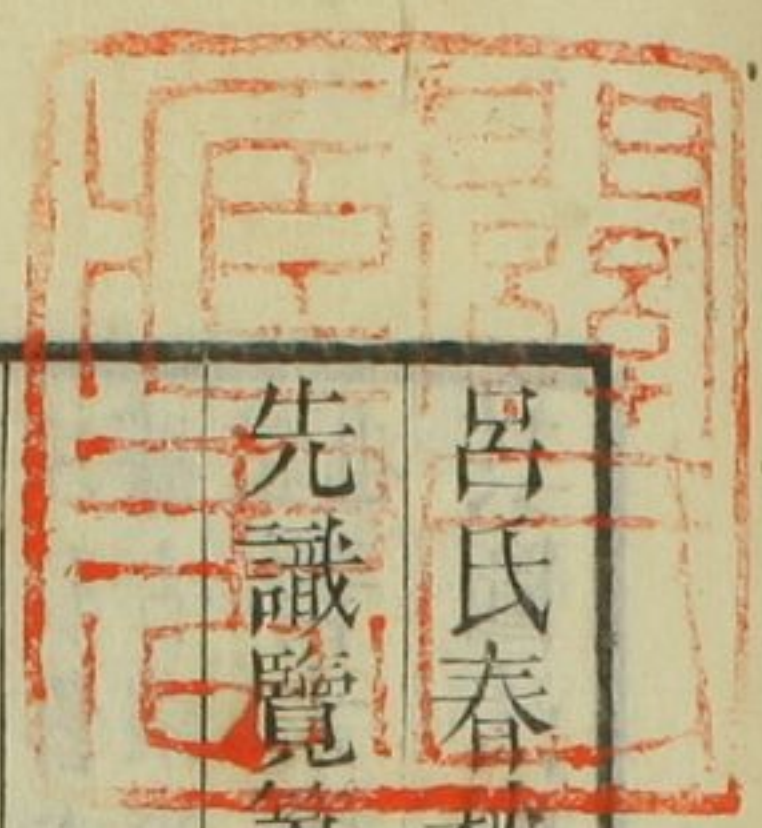
壞民從於賢人直父處邪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郊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終古向擊故賢主得賢者

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尙未切

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

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F0124-(4)

過師必於教

若與師行比其反也
以下四句
吾復言道矣

使人讓蹇叔曰讓攻也
未如何好

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姐已為政賞罰無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割孕婦而觀其胞○注股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注改正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也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

死焉○屠黍說苑權謀篇作屠餘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為考王人表作者此誤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說苑作多不當曰是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

女切倚固無休息

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

也說苑同康樂歌謠好悲

康樂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樂上說苑有淫昏二字

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

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

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

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薛

田邑而禮之

二人賢者也○義薛說苑作綺疇

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

直人○說苑

去苛令三十九物

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

君之身乎

其尚尚也○舊本君下行子字今○說苑無臣聞

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

極盡國之亾也天遺

之亂人與善諛之士

諛諂也○次遺字

威公薨肆九月不

得葬周乃分為二

中下謂之肆

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

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

也○廣雅釋言

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畱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

白圭周人

齊王欲畱之仕又辭

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亾所學有五盡何謂五

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

○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盡矣下譽字愛字上皆有必字

莫之

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

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

必亾中山齊皆當此

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

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亾矣

更猶革也其

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地與趙趙

而造其所以也
造附也

卒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
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
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也
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弃民於燕不能自衛而眾破也故曰造其所以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
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不世出何由遇哉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
未必知其不知則故曰治奚由至
與無賢同
故不知其賢而用之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
短少長多也
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國相望囚主相及
言不絕也
得士則無此之患
無凶囚之患也
此周之所封四百

餘封建此疑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當也矣賢主

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
沒世為世○疑是沒身為世賢主時以其

為憂也
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

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

我者也
○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誤今從意林與我改正大戴會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

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已故曰無益我者也
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

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

則賢者在上位也
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

天子既廢
○天子舊本作天子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

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剗
剗不得休息

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

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

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遭紂之世也故文王

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

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

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

得而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

仲也晏平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

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晏子曰謫遠解左

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

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

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

也雷邪蓋以便讀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

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

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晏子乃

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作意

新序嬰聞察實者不雷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

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

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客俗

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

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

則幸於得之矣

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

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

何故使吾水茲今左傳作滋則茲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遭紂之世也故文王

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

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

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盡可

得而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晏子

仲也晏平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

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縲繼中也晏子曰禧遠解左

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

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

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

也雷邪蓋以便讀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

者使不致感耳

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

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己而無禮晏子乃

固不如在縲繼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

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

新序嬰聞察實者不雷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

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

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客俗

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

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

遺之粟數十乘前句無乃寧也

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

子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舊本列

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固寇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

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

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

罪且以人言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

人逐獬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而見言

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他也先見其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日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

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無由接而言見說誣讀誣妄之

也○舊本說作誣段云當作說說文說夢言也從言亡聲

正如亡無荒恤通用故可讀誣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

傳祇見疏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也○亦

當作同其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不能接遠

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呂氏春秋卷十六知接

而拊心也後句君過而過音夕三

近接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

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曩布者而問之曰

何以爲之莽莽也爲作也莽莽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

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注

天下壤壤皆爲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

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幅乎疑人之欺已也

故亾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

爲昏主謀以存將亾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舊校云爲

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

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本作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亾國

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亾國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

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

計皆當宜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卽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

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

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

刀舊本作豎刀字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猶尚可

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官

陰爲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

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

苛鬼病魂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

下人病也失其守翹翹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君

四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

呂氏春秋卷之六

六

以憐寡人之後句 其子之忍之是也

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
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
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
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
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
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
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命令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字當在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
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三字疑

衍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
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
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
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
之扇楊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三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
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言一
作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無由接見也疑見
接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屬上句非而愛其所尊
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刁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呂氏春秋卷十六知接

若先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我

蓋以揚門之扉蓋掩也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

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不

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佐越王句踐滅吳雪。

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

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

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

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

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

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

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深也。戒其輕易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

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

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

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

遏師必於殽殽澗池縣西。嶠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

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

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

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

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

必有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空橐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僖卅三年正義引作橐

大國之將臣久矣大國至。不脫字

呂氏春秋卷之六海過

甲東 兵 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衿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
 衿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衿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
 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衿服即左傳之均服舊
 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
 工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以下字亦多訛竊疑
 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為句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
 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
 下今左并無軾右既下復 超乘者五百乘○左傳作力則
 超乘以上與左氏傳微異 超乘者五百乘 三百乘 力則
 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 超乘巨踊車上也不下車為天
 踊之巨當從左傳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
 載左右免胄而下為是蓋既下而即躍以上車示其有勇
 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訓○淮南人間 將西帀於周
 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
 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 擅稱君 命曰矯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
 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

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
 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
 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 候視也暗晉國也○案李善
 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訛作晉注亦訛今從 過是以迷
 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 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云陷
 入一作以及 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
 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 盛 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 襄公文公 曰秦師
 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
 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
 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 彊 霸也○
 舊本注又

惟恐^久寸卒^四罷^弊與^之糗^糧匱^乏
與^之字^脫讀^者祥^之

財物之遺者

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
先軫遏秦師於殺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
之素服廟臨也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
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殺也智不至也言
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殺智不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
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晉人遏師必於
殺繆公不信王文舊本作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
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
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殺也穀梁傳曰匹
馬隻輪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而言
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故不至之為害大矣
詛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師敗
故害大也帥執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

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
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
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
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九同言投棄孔子無
舊訛鞞案當作鞞與芾鞞絳字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
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作芾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大智之用固難
踰也踰邁也○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子產始
固不能使人易曉也注就說文為釋非是
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民相與
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左○
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塵人注褚藏釋文云
本或作貯或作褚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律第四十
一引傳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
亦作貯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賦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

樂成

魯人醫鳥——表而韉技之無底

雖施於民可也施

呂氏春秋卷十六

地

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

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

訛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

見用則必無所能為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

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注施舊作此訛案王肅注家語

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

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

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

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諷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諷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

日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

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盧云疑是負功文侯知之命

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

○秦策作誦書一篋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

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

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始危幾近中山之不取也奚守二篋

哉一寸而亾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亾矣何乃二篋也文侯

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

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不能無為故不可與為無為也凡舉無易之

事○舊校云易一作為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

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

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

呂氏春秋卷十六樂成

有貴功之色一貴夕也後四句殆之曰幾矣非是邪疑為哉

臣曰春秋卷十六

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疆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史惠王之子也祝願也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冲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

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為鹵兮生稻梁數字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賢主不同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

羣臣祝スラケ

解鄴生之稻梁生種

可以灌 鞠田系 畫磨其家

呂氏春秋卷十六

廿

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
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亾
亦猶此也由同猶與故啍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啍
啍也止善賢主以之啍啍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
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
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
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
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注魏世家王
字衍以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
氏傳襄十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
史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之
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亾則不然如
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孫疑兩可不可文倒據
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

非有先生論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
仁心思
慮其善政以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
謀武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
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
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
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
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為周公兄此又言蔡叔
為周公兄蓋不可信全謝山以臯鼫之會將長蔡於衛不
聞長蔡於魯安得故治亂存亾其始若秋毫喻微
細也察其秋
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
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
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
記曰
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也○止善舊本
誤作亾義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子路拯溺者其人

呂氏春秋卷十六

廿

因歸師氏之宮而一完

以此敗而為虜則也

入晉機蓋也

國史春秋卷十六

七

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
 勸德此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
 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
 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
 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
 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
 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
 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隆格鬪也吳公
 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之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
 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

三

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臣定
 六年此誤合為一釋文云惟本又作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惟羣經音辨云小帷子楚人也音惟
 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
 與其實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實為雞父之戰
 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黃東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
 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
 也爭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畱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
 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日戰怒

國史春秋卷十六

七

無道無上久矣

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傳子為政我為政此或因始皇名改但他卷不盡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宐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以其私憾敗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注單醪亦作單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單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飲之夫一單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為楚莊王事獨享宋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案淮南人間季氏為之金距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距以利鐵作鍛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

郈氏之宮而益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郈氏宮以益己宅○淮南歸作侵又下句作而築昭謚也傷猶諧也○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後也以字為氏因曰郈氏邑為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為郈大夫因為氏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並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盧云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伯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亾無

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邱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辨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薨國內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

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對曰謝

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也少主

也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

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

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

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

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

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

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

多所聞廣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荆威王學

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

早

激水則早

佐制者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

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也○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

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王不說因

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

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

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

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早○

淮南兵略訓鵠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

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早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

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鵠冠子本亦激主

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鄰父

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

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注頗

拘礙而識不廣也以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

下文觀之猶言蔽耳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

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

狂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

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

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

義改

去宥

雖不肖猶若用賢者

所謂可從悖逆也

王曰致大夫見論之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也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為句不當訓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惑疑是盛字之訛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為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也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立至無所復

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潛王宣王之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以行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臣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敘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踔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悖尹文見齊王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舊校云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

為臣乎舊校云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

於廟朝中廟一作廣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

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大夫疑辱則寡人弗以

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

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

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

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

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

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

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

怨也雖不可治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未至如是尹

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

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

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

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如衛

如之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

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奉義

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繼篡國之胄僭號不義之人無

也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

正名

夜亦上則望之流也
後七則以無命皆此也
文曰言之不效無備言其備王之命曰人皆不人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
也至者至 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
於治也 惡氣苛疾無自至
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
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 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
治故曰一 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
理之術也 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
遲用其力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
而不用其力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
自欲得疾成無 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
藏匿無舒遲也 主無所避其累矣
邪私也不欲君 主無所避其累矣
知故蔽之也 主無所避其累矣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

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

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

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

人官一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夫人主亦

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詔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

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堅剛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

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

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

若此則百官恟擾恟動擾亂○恟玉篇作恟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

分移政在家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亾國之風也風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

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

駟是也○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

意即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

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

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

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

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

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

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

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

不獨僻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

呂氏春秋卷十七審分覽

達曰幽皆惡諱也○壅過逸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因用威怒有司必

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一作邦羣

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

以智通而實以過悅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悅作悅今案遇悅皆非也悅音瞞又音濼

玉篇惑也莊子大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

宗師釋文廢忘也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任以公法而

隨以汗德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以

處以貪枉脯義同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充勇敢之用

故芎窮之似藁本蛇牀之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狗頓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國之亾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反求之愈不

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

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

是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為雖知之不

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

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有為使止者

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

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

王公不能屈何有清靜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

六合四方上下也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此之謂定

性於大湫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故得

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澹然無所思慮故

左知乃無知乃其也

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

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故曰不出於戶而

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

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己明不故博問之

人疆識之士闕矣闕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傷堅白之

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

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此

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東海之極水至而反還夏

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

成自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官得其人人任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

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有

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君也者以

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枉於君而枉於臣

待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

識備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不備不

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

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夫國豈特為車哉特眾智眾能

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

方而出之務者一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

鄙人小人也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

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

呂氏春秋卷十七 君守

注云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
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
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
我故如見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
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
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默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默
故中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亾也差
情欲以自消亾也奮能自殃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
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
障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而

險陂讒慝諂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
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猶人主好以己為己
好情所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
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
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
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
也傳曰為夏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
車正封于薛薛蒼頡作書倣鳥跡以造文章后稷作稼后君
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為稷稷在舜皋
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
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昆吾作陶昆吾顓頊
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為夏伯制作陶冶夏鮌作城鮌禹
挺殖為器舊本注吳回下行黎字今刪夏鮌作城鮌禹
築作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而非主道者舊校
城郭合其宜

以好自奮人臣以不爭持官下可說

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日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眾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為威嚴解以好唱自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經正文與注並望礙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定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定也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以聽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五色心雖知不可以舉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

說志意傾邪故凡耳之間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目日勢使之也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於理斷義非理不決故藉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藉於理以決物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也田獵禽獸也本者弗為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也田獵禽獸也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脩仁義無欲為可以致治安國之本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之生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

其理為可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諡也晉宣

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立陽生景侯處徙陽翟釐侯景侯

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表亦全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非景侯子也

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

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

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

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聽詭今案何下文改聰與聾韻協

以知其旨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

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

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

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

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必十

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

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其南撫多顯南極

○顯意林作鷄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北懷

儋耳北極之國○大荒西經作闕耳若之何哉○意林作故君人者不可

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

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

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

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

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

韓昭整候

臣曰春秋卷十七

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
知得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
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
習所親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
臣也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
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
斟乃糲之訛說文糲以米和羹也前慎人篇作不糲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
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選閒須臾謁孔子
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二十八後作欲李善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煤食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煤食煙塵也入猶墮

也○煤食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食煤梁仲子云盧
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良政用此室與良形近致訛今定
作煤食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乃衍文又墮作墜今皆依選注刪正
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
足恃弟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
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則
不得免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
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君自蔽
似兔化而為狗也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甚被篲日用而
不藏於篲被篲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篲何異故用則衰

呂氏春秋卷十七勿躬

而拘則不為逸

極燭六命燭也

曰聖大邑

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
 臣作趨走力役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
 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
 作虜首○舊校云虜一作慮案虜與慮皆不可解世本
 成作麻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尙儀即常儀古讀儀
 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
 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曰乘雅作駕○舊
 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揚倞注云呂氏
 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即
 相土○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
 也○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著此二十官
 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
 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
 人任其事也故盡

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所不
 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乃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
 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豈必勞形愁弊
 育萬物謂也○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
 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
 太陰也日能燭之○日舊訛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
 注同趙云極燭猶言徧燭注非
 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
 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乎鬼神深微兮妙
 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
 而治謂之天子也反本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
 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
 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管子復於桓公復曰墾田大邑

呂氏春秋卷十七勿躬

不可何

莫為不成，不子行

○新序大作勅韓詩
外傳作墾田初邑
碎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邀

請置以為大田
甯邀甯威○古威
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

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
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
蚤入

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碎死亾不重貴富臣不若東

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
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

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
平原廣城
○城疑城
車不結軌士

不旋踵
結交也車兩
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

子城父
○新序作成甫
請置以為大司馬
司馬主武之官

之職掌建國之九法
外傳亦作成甫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

若弦章
○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

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
請置以為大理
大理治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
受管子十年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入臣也

不任己之不能
○黃氏曰抄引
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

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

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

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

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

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
愉解綏緩○

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
上事治也
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日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
 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
 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
 不來而情諛矣情者不飾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
 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
淫學邪說謂
之流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
質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
性純樸不
離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
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
 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眾干
度之議者
不聽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
疑當為効又疑是効此二
 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

心愛惡
好憎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
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
 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
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相
致相
 與植法則也植
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
 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撓
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
眾故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
 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
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
 而巳利民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
也一事正事正
 性性是喜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
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
 夷乃平和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
為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
 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
明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
 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
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注此

字疑 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 巧智者詔矣

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蓋 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 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

固窮必固 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

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大 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

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 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偏

見教 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

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因循

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柰何為實也自有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異不復別出此為實舊

校云一作寶則正與淮南合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

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

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韓非外儲說左 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

膽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章胥己是二人 襄子見而以

為中大夫以用 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

若此其易也易舊作見說 非晉國之故法 襄子曰吾舉

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

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 是耳目人終無

耳而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

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

力也畢盡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

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

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

子弟非疏之也

言其父兄弟不肖不能為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

任庖人鈞

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庖人即伊尹鈞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猶大

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

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

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小臣管

夷吾百里奚聽舊校云一作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

特驥遠哉當作豈特船驥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心國

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紂用惡來宋用唐鞅從說

鞅亦見當染篇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心又舊本無知字

今亦從說苑改正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

長也若說苑作若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

況俗主乎若說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勢求

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

也恃有國故危也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

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

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禮周

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羈南

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

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注象胥

作羈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羈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

立國國千里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

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

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

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

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

脫漏今依傳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至威眾所以

博義義博利則無敵○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

也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

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

神農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

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

以眾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

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以宋鄭

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

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

欲盡濟故湯其無鄣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鄣岐

日彌易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

能以成功業○鄣說見慎大篇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也以

重使輕從順從以輕使重凶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

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

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

士之佐遇亂世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

而王尚為少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窮

之彌易倒矢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彌易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案文子自然

篇水用舟沙用駮泥用輶山用樛釋音云駮乃鳥切推瓶

具又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輶駮窮廬葉林宗本作駮俗

本作鳩至脩務訓因其勢也者令行○案因其勢也下似

葉本亦作鳩矣語氣方完位尊者其教受因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

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

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他○嘗識

及此疑是嘗試反此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

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

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

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

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

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

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

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

書四十二篇在申不著韓非前申韓稱之也非一兔足為

○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百人分也由未定

平屈竭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

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上

各守其封故定分也○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

注定分似當作分定宣十五年○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

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五年康王圍宋五月康

楚其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

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王之子在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以宋攻楚

春秋後

馬氏春秋卷十七 慎勢

二

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

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

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子字子我注

王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闕止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字子我諸子遂誤以為宰子

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竝也故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

細人所能識也舊校云而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

予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簡公喟焉太息曰余

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

也與無悔同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

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日聽羣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眾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其然也老

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

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土至經五子列

子貴虛壺子弟子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

注舊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

為也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

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孫臏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別有據王廖貴先兒良

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

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

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

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

補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校云穴一作空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案空與孔同疆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濁商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

執一所以搏之也

○搏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訛

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

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

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楚王問為國於詹

子詹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為身○為

訓治也意林兩為字即改作治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

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

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

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竊日月竊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

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

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

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

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

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

明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也若如曰今日置質為臣其

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不應曰士馬成列

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

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時四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

須臾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

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鬻割唯此注

言車裂則非是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越王句踐而不勝於越破吳王夫

差於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案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

執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偽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注蓋虛名可以偽致舊本多作虛稱不可以為致今從劉本改正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為名實不相當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

宵而皆以然也違不宵過不宵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
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

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

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之也願君之封其後

也惠十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

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

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

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

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

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

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

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是舉不義以行不

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厚多也公子食

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非遂成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誦曰

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哀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注舊本作昭

王襄王之子訛據魏世家改正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有是言不

衍可字今刪田誦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生聖

于乎也○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云本又作于田誦對曰未

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

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

王亦其堯耶昭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

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已謂田誦昭王有

非其有田詘不察察知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王之子吳娃所生事治偃

止也。注吳娃舊本作吳姬詛今改正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

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實誠今藺離

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布總縞素布總喪國之服。舊本布

作出校云一作布今案出明是訛字故竟定作布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

之樂也言王不兼愛也秦得地而王布總秦得藺離石也齊亾地而王加膳

置酒而為歡所非兼愛之心也是非此非此偃兵之所以不成

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

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能諧

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蒯賁後八

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為愚。注舊本後下行一也字今刪以蒯賁後為

君者計之則八世以序次言之實六世也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

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擇失也。注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薄疑

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得也其不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

在上上謂官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為民言不

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從國久則固固則難亾今

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

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公子沓誓之曰申

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毀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戰懼

之辭。此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為周之相非申向相公

子沓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為相尊嚴之故而然歎

如是與下文皆胎合今注乃言公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

子沓以申向不任為吾相大謬

審應覽

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不在貴者

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

子沓無以應應答也戰者不習也不慣習見尊者故懼而戰使人戰者嚴

駟也嚴尊駟驕也案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

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

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

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語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卿大夫恐懼

患之患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

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

也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

以此封女制桐葉以為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

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

也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

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

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太叔為晉侯此之謂也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

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荆莊王立三年不聽

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讒謬言成公賈入諫

者今子諫何故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序禎事二王曰不穀禁諫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

古史春秋卷之八

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也何不施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

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曰

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

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是鳥雖無飛飛

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

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賀

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

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嚭晉柏州犁之子州犁奔成公

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

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

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

謫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上視者蹠蹠亦難曉說苑權

謀篇作執柘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意者其是邪

揣若松為穴戶揣不知何物字與瘠相似東郭垂管仲曰此

乃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

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牙曰然也管子亦當

順注牙字舊本不重今案文義補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

鼓之色也欸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

呂氏春秋卷十八重言

五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將以覽民則也

臣曰君形第一

注

唯李本作靜又輒作沸說苑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輒字句亦閒不同今不悉記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唸喏開唸閉作唸說苑作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間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藏隱蔽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爲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日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每居海上。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阮步兵詩作每

朝居海上御覽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九百五十同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注頗僻似不若訓處或本作古処字而傳寫訛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孫云選注沈休文詠湖中鴈詩作羣蜻翔而勝書說周公旦曰。韓詩外傳四但作客廷小人眾不下。說苑指武篇作王滿生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勿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外傳說苑皆作誅管蔡事口喏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注必病下似當有一己字

臣曰春秋卷十八精論

讀日之役者執鞭而止視者

執然充盈并足矜者一乞也

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眾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

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好矣孫

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云莊

子田子方篇子貢作子路好矣作久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擊一作解故未

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

也合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

無極所潛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

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

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

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

應之注勝與庶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

父當作勝請庶父沈沒水中人

不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

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

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

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

則可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得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

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求魚者濡爭獸者趨列子說

魚者濡逐獸者趨義之言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去不仁不

文子微明篇亦同義之言無為而萬物成乃有為也故至德之人能體之也淺智者

之所爭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

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葉公子高率方城外眾攻白

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日浴室澡浴之室也

○列子及淮南道齊桓公合諸侯合會衛人後至公朝而

應訓俱作浴室

呂氏春秋卷十八 精論 七

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驩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

洛與三塗莨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徹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年六年歷世凶失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祭祥也之文天子許之天子周景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莨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莨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公明矣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莨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一作巧辭眾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別分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句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字當重亾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亾者國句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必不可無辨也辨辨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

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

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賢篇扶傷與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富人請贖

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

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

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贖下五字疑

注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

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辨

所以車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

此死以世詭辯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

人老子所從學者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

呂氏春秋卷十八 離謂

故或曰：之中有昭焉、冥；之中有昭正焉。

如仁人此之謂也。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讒辯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校云日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氏定九年傳鄧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欲乃代子太叔為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

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斲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橋戾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辭之。關東六國為從魏王以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之也。○有以讀為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少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倅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倅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倅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

鄧析曰：人之必莫之責也。一受之誤。

呂氏春秋卷十八 離謂

是者是
是者是
是者是

周鼎
周鼎
周鼎

衛人
衛人
衛人

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銜鬻其指不能復為
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
訓皆有
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
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
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
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空
雄前聽言篇作空洛此疑本是空維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
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
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

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

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

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

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

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

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謝云臧三耳見孔叢子

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臧我古字通

用謂羊也此作藏九誤盧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

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

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

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明

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

曰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

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

藏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

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

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已起一事行

使而讓秦王曰超

臣氏春秋卷十八

十一

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舊者乎上有也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字衍今刪去

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二語亦當並引

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

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令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

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人有任臣藏去其二少而均故易○正文與注皆難曉

不亾者臣亾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言破律之刑○注便似當作使

宋有澄子者亾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亾緇衣婦人曰公雖亾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亾者紡緇

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

橫認路婦緇衣計其禪與紡以爲便非其理也言宋亂無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

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

○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為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

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舊校云

一作良人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

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

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

言行相詭詭

然敵幾令藏三牙矣

臣氏春秋卷十八

十一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

不知君將從易而足此乎

大木者前呼輿譎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輿譎或作邪譎前人倡後人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舉重勸力之歌聲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眾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尚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惑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

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也自拘於鄆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以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

圍人曰蓋十二與牙三十一。二二字衍也

和果時日也。今此日可說

許由得傳之而由辭也

施不可而聽

齊威王幾弗受

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矣故為其害稼也

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蝻也食心曰螟

食葉曰騰今兗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梁伯子云高氏注淮南汎論訓以陳仲子為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為孟子弟子均妄說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

蝗螟公謂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匡章雖然請言其

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

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表

掇儀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

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

而能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

子有禽者也

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麋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

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大術之愚為天下笑

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

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

潞贏也○國家空虛府藏天下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

潞與露同眾庶誹謗怨望諸侯不譽皆道其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

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木前呼與譟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

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

也○注嘗疑是當未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寶散出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

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

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

國子司今之城都下或負卷而

臣春卷十八

古

子之言獨見聽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用於魏者幸也
亦可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力也
疆以疆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蕉薪入於門門中有斂陷
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塌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梁仲子疑斂為欲字之誤斂讀曰脅○斂從欠呼濫切疑即坎審注
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此與衛策滅寵徒日之事相似然而有大甚者令惠子之遇我尚新遇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汗因汗誹辟因辟是

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日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梁仲子云市邱之為魏邑無攷市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異沛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沛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十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邱之即貝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可烹雞疑當以函牛為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薦邊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洎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沛邱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舊本亦注云一日市邱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焉又注能知五味也上疑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十八 應言

五

國子司今之城都下

諸候不與同

蕉意以火鉅今字大

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難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用
螭讀齧齒之齧鼎好貌○螭字無攷疑是螭與偶踣皆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

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
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
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兵而攻燕
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
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
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
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
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
令孟印割絳潞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印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苾卯案魏策苾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

呂氏春秋卷之八 應言

令負牛書與秦牛負倒

以河內孰與梁孰與梁

王應之謂何王應之謂何

使魏獻之今此云割絳潞安邑之地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柰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起賈疑魏王即須賈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印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潞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使負牛持絳潞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也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印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王

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印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印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銜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銜銖兩也謂分絳潞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印得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魏敬魏策作周訢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令二輕臣也令二輕臣也

責以償矣尚有何責責以償矣尚有何責

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

與梁及身也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舊本注二字在甚字之下誤今移正

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上有輒字係誤衍今刪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

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眾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倦糧食○此二字下脫

一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

勢是有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

魏敬之說乃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

○舊本作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

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衍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

大二字殊謬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本是一句有入與

與又同誘豈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為句乎今削去入與

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羿夏

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

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孫宜公音孟子逢蒙

作逢蒙音薄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

反似未攷乎此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於鄆薄矣薄或作亳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畢豐○程與程

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豐蓋以豐即程也畢豐皆在咸

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

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

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為一地雍錄云豐在鄆縣程在咸陽

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鄆文王墓伊尹嘗居於庖廚

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

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

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

勉歸矣

其長倦糧食

其患有可以入而

說訛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
 改正皆外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
 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
 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
 勉歸矣勉猶趣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
 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
 怒吏皆笑宓子吏邑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
 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
 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
 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
 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簿書

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
 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
 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
 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者小魚也巫
 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聞夜若有嚴刑
 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
 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
 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
 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
 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情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具備

誠年此和年彼

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欲善

而則前數皆同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九

天水○五字疑誤行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誠治則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所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然而以理義斲削也之弘演身雖死天下間之而益貴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謫斲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况賢者乎○注卑父之謫見下舉難篇及淮南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

微二人富於幾過而冷之豈又之

而往觀化於豈父

訓於天水一子何

聽言者若

臣臣春秋卷十九

汎論 飛兔要裹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裹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

兔之飛因以為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裹字讀如曲撓之撓也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

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乎后之為人也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之士

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作妻訛今

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

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於

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

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湯子作清冷淮南齊俗訓亦同

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替光荀務光曰子威相篇作牟光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

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

謀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

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

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

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河

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桐水湯又讓於務光曰

智者謀之圖之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仁者居之居處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作立乎請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

言已請為吾子為相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之非禮義

呂氏春秋卷十九 離俗覽

也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

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無伯音疑募

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

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其視貴富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之也賴利也一曰善也高節厲行獨樂

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物無能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拘

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

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

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

有小大餌有宐適羽有動靜羽釣淨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亾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亾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

却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却一作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作退而不自快謂

路之人曰亾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

兵也亾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

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亾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

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

也戟非矛也亾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曰

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

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也反還令

此將眾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

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績疑績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使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舊校云却一作退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也加上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

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

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

不外不敢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空內反於

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所引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

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

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

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

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萬乘難與比行三

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校云一子墨子游公

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

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冒至越也苟誠請以故

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

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

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

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

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為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

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鈞之翟亦於中

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翟字無攷當是翟字之誤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

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

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

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

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

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

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

世之為王臣者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舊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

乙轉可不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

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渚宮舊事

補此脫在下句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即

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言伐

吳之役為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違蓋子囊

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知難軍之善政

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

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亾而不知所以亾此存亾之

呂氏春秋卷十九

五

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鄣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

此生矣順從一作舊校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

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

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

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注舊本殺嘗有鄭襄州侯之避之作殺報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

矣鄭襄州侯事晉而避之也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

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

故曰非獨厲韓詩外傳二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昭王新序節士篇史

記循吏傳皆作石奢昭王新序節士篇史其為人公直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新序節士篇史

王棄疾之道有殺人者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

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

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

也阿私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

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石渚

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

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

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

王赦之而不肖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

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

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會稽

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

矣孫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

迴澹乎四海澹之也○注疑未是劉本作泊也亦是在安改或疑是安也與澹義同東西南北

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臧臧置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今從

舊校改臧之訓虛素以公也○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

正小民皆之亦疑是正之誤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

情情天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

於後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

時民不知堯德以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

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

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

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

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故曰先德後武舜其

猶此乎舊校云一作上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

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

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昨

之也○注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公將

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

肉故先使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冝自釋

也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劔死○案傳云公

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

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此與淮南人間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此理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

公御說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曰臣聞賢

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

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

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去荆之秦秦繆公入

之當云納之晉也注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

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

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

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

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

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

博大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

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

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

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
 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
 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
 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
 其業者也義道繼 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
 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 徐弱曰若
 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
 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也傳送也 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
 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 欲反死孟

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
當聽非 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 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
 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
 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
 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
 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也 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
 萬闔廬吳王光也 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 萬乘之國
 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
 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

之用○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國雖大勢雖

便卒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亾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之論

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

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

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

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

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

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

也有故故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

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

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闔

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

句踐試其民於寢宮○舊作寢宮劉本作寢宮案劉細民

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

人赴水者賞枉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枉火也臨江而鼓之使

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猶止也○

攻其君而歸神農風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

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其敢湯武非徒能用其

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

名猶可立也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皆

能用非其有也本始也○似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當云不可不

察之本少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宋人有取道者

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鷓水倒殺投棄之○梁仲子云水又

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鷓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

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亾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

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

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

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

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
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
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疑

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

而不可得祈求也若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尺也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

讎也周書周公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

殺戮不辜曰厲周夷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胡謚法

地名今河東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

永安是也

方徵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注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為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似當作多欲眾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注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

如神從其化有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也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舊校云退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勝過猶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謁莊公日子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

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
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
得載而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
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
莊公。余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
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
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子哀
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魯定公
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
魯莊公。訾呂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
又荀韓新序人表。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
家語。稷字並作畢。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
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
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
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
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
也。○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
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識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

而非人不。互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
從之也。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
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此二句疑當作則難
兩難字下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召罪。召致上
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舊校云
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為不行也桀紂之禁不
可勝數。故民因。舊校云一作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
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
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
狡狗之擾而殺子周鼎有竊。舊校云曲狀甚長。上下皆
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

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眾也其視有天下

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彭祖

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

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

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

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

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醜聲轉為蟠漢書天文志奢為

扶鄭氏云扶當為蟠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趣○舊校云一作赴不敢却也却猶

止晨寤興務耕疾庸撰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撰必非耕字又似屬下句闕疑

可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

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

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

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

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

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

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亾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

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

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

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亾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

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
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
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
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鬪爭之○注兩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
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
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
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
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
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
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韓非外儲說左土作十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
新序雜事四作五日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
年復伐之○與左傳韓非不合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
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
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
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
矣

為欲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
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信之為功
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
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

有他人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也畢盡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

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

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

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菰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

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

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

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

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比親

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為

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

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

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

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

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

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

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

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

○曹翽左傳作曹劌公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

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滅亾身必危辱是死而

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亾身必危辱是死而

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亾身必危辱是死而

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亾身必危辱是死而

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

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

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即以頸血滴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

衣之意衣之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

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

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

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

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

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

字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

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亾地亦得

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

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

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

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

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

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

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

以人○梁仲子云此即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

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勅

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

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

梁仲子云瞻疑當作贍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故

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亾焉此桀紂幽厲之行

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璣適皆見精

也注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旁乃俗作字書不載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不可全舊本

全上衍一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

諭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

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於是受魯國以

訾訾毀也毀孔子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

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之別也今已上不及龍下不若

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

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

未能決以問季充乃李克也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

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也新序四樂騰作樂商下同文侯曰善以

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不肖為

舊本作而不肖賢作貴今竝從新序改正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

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

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然而斷相過季

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其適雖皆過譽之若

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
 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
 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
 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
 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
 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
 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
 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選注枚叔七發引作羽翼佐也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
 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可通
 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詩曰我任我輦此則是已

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
 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欲碩鼠無食我麥三
 歲貫女莫我有得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有逃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莫我孫云後漢書馬融
 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
 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
 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
 鼠之訛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
 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
 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
 何時且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
 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甯清朝飯牛至
 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
 公于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清
 且蘭麝布衣兮細縷時不遇兮堯舜主兮努力食細草
 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贗雖不可知之
 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備云疾商歌殆桓公聞之撫其僕
 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

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命後車載之桓

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

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桓公大說

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

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而與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

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亾人之大美此人主之

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

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

桓公得之矣當此舉也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